

山
径
崎
岖

柳
杞
著

山
径
崎
岖

华 艺 出 版 社

柳 杞 著

1247.7
2000

社



径崎岖

S
H
A
N
S
I
N
G
Q
I
O
U

华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山径崎岖

著作者： 柳 杞

出 版： 华艺出版社
发 行：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

开 本： 787×1092 1/32

字 数： 120 千字

印 张： 5.625

版 次：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 0001—5000

书 号： ISBN7—80039—944—3/I·528

定 价： 6.50 元

(书中如有缺页，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目 录

山径崎岖	
——战地记者记事	(1)
人生何处不相逢	(93)
深山旅程	(111)
限期前后	(130)
野 猫	(140)
良宵花辩	(172)

山径崎岖

——战地记者记事

小旅伴

这一天，这是北方秋季特有的好天。天色碧蓝如海，在那广阔无际的碧蓝大海中，仿佛就要跳出几只鱼儿来。这时候，我正坐在一个电话情报站里，静听远处的枪炮声。心想：这回日本侵略军的分区清剿扫荡，斗争形势可比以前大不相同，山那边的枪声好像开了锅，山这边却平平静静。能到山那边参加这场斗争该有多好。正在越想越沉闷的时候，恰好上级的电话来了，说是要我到山那边的反扫荡战中，检查帮助游击队的工作，看一看风雷火势的游击战争，如果有可能，可以给报刊写点什么。说实在的，这一任务主要是叫我写点什么，为了怕压力太大，什么也写不出来，所以故意说的缓和点。接到这个任务，我十分喜悦，因为我这双穿着牛鼻子山鞋的腿脚，在几分钟之前，由于电话站的临时任务，被局限在这片狭小的山区里。几分钟之后的现在，它有充分的理由和自由，可以在广阔的太行山丛中，任意登山涉水了。可

以和更广阔的民族解放战争接触了！

行前，有一件小事决不可以忽略，这就是我有个外号叫“瞎子”。叫瞎子是夸大，实际上是近视。按道理说，中等度以上的近视眼，应该配副眼镜了。但是，在被分割被封锁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，想配副眼镜，简直是梦想。然而，在敌后战场上，不仅枪炮子弹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，就是常用的钢笔啦，手电啦，也全是缴获来的。说到近视眼镜，自然也有过，而且不止是一副两副。一位看守战利品的同志，是一位热烈同情视力不好的人。他为我缴获品堆中挑选眼镜的工作，可以说十分卖力。不管那些眼镜是三百度的也好，五百度的也好，他给我装了半个军用皮包。可是，我们的日月，是游击战争的日月，大家都在行军打仗中过日子，“轻装”工作是经常进行的，一切东西都是左手而来，右手而去。而且，那时候大家都是粗手粗脚的年纪，人们在一起，说笑总是配合着手脚，打呀闹呀，摔跤呀追逐呀，从来不在乎各自的日用品应该享受多大的天年。打碎了就是打碎了，顶多，大家嘲笑一番那破碎物品不够坚强也就算了。常见的景象是：大家在那破碎物品的跟前，拍手打掌地合唱一段快板：“打得好！碎得妙！再来一个要不要！”回答说：“要！”

因为上述情况，我剩下的一副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，也早在篮球场上，被一位外号叫做“坦克车”的伙伴，给踏了个粉碎，踢出球场以外去了……

行前，有一件不可忽略的小事，也就是这件事。可以设想，在敌人重兵清剿的环境里，一个人称瞎子的近视眼，在迂回曲折的路上行走，在那山脚拐弯处，谁能保险不和那些来势汹汹的敌人撞个满怀，走个对头！我正为这种情况踌躇

着。恰巧，也正因为这种情况，总务科长王克好来了。一见面，他就说：

“你没有个伴这哪行呵！一个人走路，孤孤单单的，那滋味我可尝过，你拿石头去说话解闷哪。特别是你，哈哈，瞎子！敌人扫荡时期，你一个人在荒山漫野里乱撞，多危险呵！上级来电话嘱咐过了，叫我给你挑上个好眼力的伙伴，你可不能够一个人瞎闯！”

不久，好眼力的伙伴来了。老王挤了挤眼睛，扬了扬眉毛，放出了他高兴说话之前特有的表情记号，然后介绍说：

“这就再凑巧不过啦，一个近视眼，一个千里目，两个人走在一道，保管远的近的都能看个一清二楚。要是拣着了点什么‘洋落’，可想着给咱留下一点。哎，还用得着介绍吗？也许早就见过了吧？这个小鬼叫张翅子，别看人小，秤砣虽小还压千斤哩。他是山东人，人都叫他小山东，听话音，看性格，是典型的山东小蒜苗！哎嗨，我倒差点给忘了，你们俩个都是山东人，这叫老乡见老乡，见面喜洋洋哩……”

我仔细打量了这个好眼力的小伙伴，只见他圆脸蛋、瘦弱、面黄，第一个明确的印象：不大健康。可是，他那一双水灵灵的眼睛，忽闪，忽闪，好像在他周身游走。他尖尖的下巴，微微有点上翘的嘴唇，这些条件凑合在一起，显得他又顽皮又倔强。他戴一顶帽沿略略塌陷的旧军帽，军衣过大，几乎搭拉到膝，裤腿是卷起来的，好像随时准备下水摸鱼……这样年纪的小鬼，我见过的何止三个五个十个八个，也听到过他们自己的历史。要问他们这么小小的年纪，怎么能够参军的？可以概括起来的参军经历是：他们开始害怕八路军，后来爱上了八路军，坚决想当八路军。他们哭着赖着不走，扯

住干部的军衣不放，用了大量的眼泪鼻涕作代价，最后才得穿上军衣的。他们的年岁小身材小，背不动步枪，就只好和军号、红十字卫生包、信袋、水壶、菜盆等等物品打交道，把这些算做临时武器，等候长大去背步枪。暂时的职务就叫做勤务员、通讯员、卫生员、司号员等等。凭了这位小伙伴倔强顽皮的样子去推想，我眼前就出现像小鬼杨春的种种形象：他尊重房东老乡是足够的，却不看对方的实际情况，随便叫年轻的妇女为大娘，以至引起了抗议。他能将鸭子当成野鸟去打猎，成绩是很大的，后来的赔偿费也很不小……

王科长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，一发现我脸上有点犹豫的云影，就想趁早消除和他不一致的想法，就连忙接着说：

“巧呵，多巧呵，就这么一个好眼睛的小鬼，跟你作路伴，多难得呵。你瞧，他的眼睛哪一点不像夜明珠才怪哩！不凭信吗？走，老弟，到我那里吃点炒花生，让我们试试看！”

说着，拉扯到了村边他的临时住处。吃了两把炒花生，就邀我走近一个山岗，指着半里地以外的一棵红叶树，说：“小山东，我可把你的眼睛夸成了夜明珠，这一回，当着你这位老乡的面，可给咱挣一点光彩。看，那边山岗上，那棵独立的红叶树，你说上边结的是什么果？”

小山东翘了翘嘴巴，满不在意地说：“就是那酸的倒牙的小果子呀，俺那地方人叫它是山楂，这地方人硬扯着嗓门喊它是山里红！”

王科长甜甜蜜蜜地笑了起来说：“是吗？可瞅准呵！等一会也许叫你去搞两个来开开胃口哩。好吧，再看那边，那一棵长在矮树丛里的高树它是什么树？”

那棵高树也是棵红叶树，有几颗果实又红又亮灯笼般地

耀眼，它帮助我明确认出，那是棵柿子树。

小山东撅高了嘴巴，带着不屑辨认的神气说：“俺要是连那个也认不出来，长个眼干吗用咧！闭上一只眼睛俺也能瞧得出来——它是柿子树！”

“别吹牛，小山东，”王科长说：“你数数看，那树上结有多少个柿子？”

远处，几声闷雷般的炮声传来，填补这个短暂的沉默时间。

“反正没有人动过它！”小山东生气地咕嘟着说：“五十八个！”

“一个不差？”老王兴奋地喊道。

“半个不差！差半个算是俺偷吃了！”

我们走近查看，连隐藏在树叶后边的两个小柿子也算在内，一个不差，果然是五十八个！

“凭信了吧？高兴了吧？”老王挤眉弄眼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好的眼，保险把一连人集合起来由你挑，要是能够挑出来这么个好眼的，我头朝下走给你看！”

按道理说，我应该心满意足地上路了。可是，初次和一个新的旅伴在一起，我总想更多地知道一些他的脾气、个性等等方面。于是，我就进一步探问说：“真是一双好眼，可是，他的别的方面呢？”

“咳，别的，你又给生出一个枝杈！”老王摆开了雄辩的阵势说：“别的，谁也没有个缺三短四的呀！辩证唯物的哲学观点：世界上没有绝对十全十美的人，对事物要一分为二，缺点是人人都有，全在个学习、教育改造嘛！你不会忘记吧！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，我们还是一条理论战线上的战友哩。坚

决反对山难改性难移的说法的也有你也有我。我们都是主张人是第二的自然，人是可以改造的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学习毛泽东著作，都是为了提高认识，改造世界。要想改造客观世界，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。不是当面夸奖你，我早就佩服你学习革命理论比我学的好。可是现在，干吗理论刚沾上了一点实际的边，你就有点，有点那个……”

王科长的一番话，面丹丹的真够噎人。我连忙转移话题寻机撤退说：“那么，他的身体、腿脚还好吗？”

老王长叹了一口气，摊开两手说：好！好！他是个穷孩子，自小没有穿过多少鞋，都是穿着自己的“快腿皮鞋”长大的，腿脚那有什么不好！咳！老弟，我实心实意对待你，你也帮帮忙吧。这是老规律了，你还不知道呵，敌人一来扫荡，我这个总务科长就要成了收容队长啦！病的，伤的，拐的，装蒜的，调皮捣蛋的统统往我这里塞。唉，我们这个烂摊子，够热闹的啦。敌人来了，人家行动转移快如风，我们呀，行动转移乱哄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碰上了敌人……那时候呀，老弟，你的追悼文写的再好，我也听不见了！”

我懂得王科长的苦处，也知道他的好心。他在真诚地帮助我之外，还想努力化整为零分散他所管的所谓烂摊子。在这个用意上，他把小山东的眼睛夸成了夜明珠、千里眼，这个苦心是明明白白的。我连忙用话安慰他。但最好的安慰，是分散他的压力，减轻他的负担。于是，我和小山东一起向他告别，投向炮火连天的山那边去了。

丰盛的午餐

我们出发了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

天色很好，秋色很好，我们的心情兴趣都很好。小山东拖着一双大鞋，在我身旁踢踢踏踏的走。我要求替他减轻些负担，给他背上点挎包之类的零碎东西。为这点小事，他深情地瞅了瞅我，就从挎包里掏出来一副用皮带和布条做成的东西，套在脚上。我认得出来这是惯走江湖远道的人用的家什，山东地方话叫做“鞋扎子”，也叫“鞋马子”。想来，叫鞋马子比较准确些，因为它结结实实地把鞋袜捆在腿脚上，走起路来轻盈敏捷，如同骑上了小马。小山东装备完了，轻快地在我前面跳跃，倒要替我背上些什么。看光景，他是十分愿意登山涉水，更愿意在炮火中见见世面的。走着，我们有一段这样的对话：

“我忘记你的真名字啦，”我抱歉地说：“小山东，你叫什么飞？”

“二五不出十，”小山东说：“你记得有点准头，飞是用翅膀飞的么。我叫张翅子。这个名字不好记，你就叫我小山东好啦。”

“叫你小山东，你愿意听吗？”

“有什么愿意不愿意，名字还不就是个记号吗。咱们部队的大首长不也常有外号叫二零二，还有二零三的么！要讲好听，大首长的外号还比不上俺这个小山东哩！”

“咳，你说的是那个呀，那是为了保守军事机密，采用的

代号!”

“代号外号都是一样，反正都不是真名字。你，俺管你叫什么?”

“我比你大一些，就叫我大山东得啦!”我取笑说：“我姓李，你叫我李同志也好，老李也好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吧，老李同志!”我的旅伴当场叫了一声，试了试，好像觉得不够分量，就又说：“不叫你个什么长，你不生气吧?”

“生什么气呀，叫长我也长不了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叫个组长也够不上，叫长有什么意思!”

“哎，很有意思!”小山东嘻皮笑脸起来，说：“这个长字可重要哩！买东西是少不了钱的，可是，有些时候，有些地方，这个长字比钱还重要咧！比如说，你派俺干个什么，俺去了，就说是什长给的命令，保险办得灵验顺手。就是俺，碰见他们吃肉，也得叫俺满嘴冒油!”

“你是一个小鬼头!”我带着玩笑责骂道：“小小的年纪，脑子里怎么装上这些乱七八糟的鬼玩意!”

“俺这脑袋是个杂货铺!”小山东向前跑了几步，嬉笑着回头拍着脑袋说：“这个杂货铺里什么都有，有革命大道理，也有混世魔王的鬼玩意!”

“这鬼玩意可不是玩的，它是地位观念中的坏东西。你知道吗？它还戴着一顶个人主义的大帽子哩，革命军人应该蔑视它!”

“咳，知道！知道！我们不希罕它，它是坏东西！可是在生活中，它总是起着方便作用哩！为了方便也可以利用它，不是吗?”

将近中午，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山庄上停下来休息，做午饭。向来，三两个人在行军途中的炊事程序总是这样的：借用农家的锅灶，燃起乱蓬蓬的狗尾草、小树枝……把挂在肩上的米袋子打开，用饭碗当天秤，量了量，淘了淘，然后倒进滚水里。等滚水平静下来，发散出熟米的香气，这就算炊事告成，可以开饭了。要是遇到一家又热情又有条件的房主人，顺手给捞上一盘酸杨树叶，再扔上一些蒜瓣，这样一来，小米饭在嘴里搅拌的声音，就远近可闻。想到我们今后的道路艰险曲折，条件也会千变万化，小山东应该锻炼一下生活本领才好。我就说：“总务科的炊事员你都熟识，你准向他们学习了一些好本事吧？这顿午饭由你包办行吗？小山东，你试试看，显示一下你的手艺！”

小山东对于这一任务眉飞色舞，菜黄的圆脸蛋上泛起了红彩。他几乎是用了唱歌的调子说：“说大话的不算好汉，泰山不是垒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你等着瞧，你等喜吧！”

“你等喜吧！”这是山东某一地区的习惯方言，翻译成部队的普通用语是：“等好消息吧，等捷报吧！”

我在树荫下一边写日记一边“等喜”。约莫一个多小时，把“喜”等来了。小山东叫我去吃饭。我走进一间农家小屋，小小的炕桌上摆着两样菜，一眼看去，一盘是红油油的炒蚂蚱，另一盘是大辣椒炒青蛙。恍惚间，像是走进了饭馆。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小山东魔术般的本领，他在匆匆之间竟能变出这么多的山中珍味来。我一边称赞小山东的能干，一边就把一只红油油的蚂蚱放进嘴里。小山东在一旁拍手打掌地嚷道：

“好吧？滋味不坏吧？我们这可真该找条红绒线拴住舌头，

小心别把舌头一起给咽下肚里去！”

这只是说着好玩，我们的舌头却一直安全无恙地运动着，把青蛙的肥腿啦，蚂蚱的躯干啦，一个个送进肚里去。俗话说：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。吃着这些山中野味，就不能不想到它们的来路困难。就拿蚂蚱来说吧，这么个生着翅膀的小东西，偶然在大路上捉上一两只只是容易的，可是要炒成一盘，这要付出多大的功夫呵！平素，我们为了改善生活，为了在缺乏荤腥的饮食中添点野味，也曾多次对它打过主意。好精灵的鬼东西，它瞪着那双望天睛，直愣愣的望着你。你走近些，再近些，它仍然呆着不飞不动。你伸出巴掌对它进行突袭，一掌扑去，好！有个东西钳住了你的手，似乎就是这个小东西，可是反掌看来，却是蒺藜子钉在手上。那个小小的精灵鬼，却在你突袭它的一刹那，早已趁着风势展翅飞翔，得意洋洋。扑捉它的人急躁起来，猛追猛赶，在百草丛中窜来绕去，那些俗名叫做“鬼针子”的窃衣草、苕儿科，就暗中配合捉弄你，它们把长脚叉、刺圆球趁着机会插满你的衣袖和裤腿……夸大一点来说，你无所收获，还差点儿变成了刺猬！

再说那被城市饭馆封誉为“田鸡”的青蛙吧，它们一个个花甜瓜般的蹲在水边上，它们衣着美丽，歌声动听。可是，在你接近它的一瞬之间，早已风吹草动，纵身入水。有时，在它腾空跃起的一刹那间，还故意把一泡尿冲向人的眼里嘴里。顽皮的鬼东西，可望而不可即！

我在称赞小山东的炊事能力中吃罢了饭。小山东溜下山溪洗涮碗筷去了。我于饭足菜饱之后，称心如意，正在打量着对面一座大山，觉得大山虽大，一口气就可以攀上去。正在这时，外边有人喊：“报告！”

凭部队的生活习惯来推想，喊“报告”这是要求进来的意思。真希罕，干吗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还喊报告呢？这一不是机关，二不是营地，哪里用的着这些俗套，就随口回答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接着，一个病容满面的小军人进来了。他在严肃举手敬礼的时候，一只手放松了捂住的口袋，疏忽了警戒，有几个蚂蚱突围出来，急急飞逃。这个小军人尖尖的略略上翘的鼻子，稍大一点的嘴巴……一眼看去，我认出这是总务科的另一个小勤务员杨春。好多天前，因为玩弄手枪走火负伤，不便随队行动，卫生机关把他分散隐蔽起来。想不到却在这里遇见了。

“杨春，调皮鬼！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你又演什么戏啦？”

杨春愣了一下，仔细瞧了瞧，笑了。接着，他带着被欺哄的情绪叙说起来：说是小山东告诉他，他跟随一位队长去执行重要任务，任务机密，队长先部队行动。也因为机密，队长只带他一个随行人员。蚂蚱啦，青蛙啦，都是在这个声势下，发动两三个小鬼捉来的。杨春还说，他在这里住得太闷了，要是碰巧遇见了他所熟悉的那位队长，他真想离开这个闷人的山庄，跟部队一起打游击去……可是，这个意思只踉踉绊绊地说了一半，瞧了瞧自己伤处的绷带，另一半话就哑巴了一下舌头，咽下去了。随后，大概是怕人提起他玩枪走火负伤的短处，就赶忙转移话题，机密地说：

“你怎么带了只野猫出来啦？小心它抓破你的脸呵！”说着，向山溪那边呶了呶嘴巴，叫我知道这只野猫不是别人，正是小山东。

“他怎么是只野猫？”我问：“他抓破过谁的脸？”

“哈，你连这个还不知道呀，除了你，大家伙儿可全知道！”杨春皱了皱眉毛，差不多就装成一只野猫的样子说：“他生成的野猫性！我们暗地里都叫他野猫！要说他抓破过谁的脸，嘿，多啦，多啦！他抓过好多好多人的脸。呵！总起来说，他抓过共产党八路军大家伙儿的脸！就说吧，他穿着八路军的军衣，吃着八路军的饭，却不遵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他违犯纪律、破坏影响，听说他偷吃过老乡的柿子、大枣。还有更严重的哩，他爱吵架，耍态度，动感情。总的说吧，他的脾气个性浑身上下都像野猫。你知道吗？不是日本鬼子扫荡来了，他还差一点进了禁闭室哩……”

“杨春，小心你的嘴，这一回可别扯谎！”我平素知道杨春有夸大说谎的毛病，郑重地提醒他说：“革命军人可一定不能说谎！”

“哎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可没有扯谎，我扯谎的毛病早就连根拔掉啦！我说的是真话，假不了，不信，等我叫来小赵、小丁，你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他是一只野猫。”

正说着，有人轻捷地猫一般地跳进来了。这正是杨春说的那只野猫——小山东。他恶狠狠地向杨春反攻：

“你才是一只真正的野猫！你说谎话，你鼻涕过河满嘴是脏！你暗地里下口咬人，你是只野狗！”

“偷听话的烂耳朵！”杨春突然受到袭击有点狼狈的样子说：“什么野猫野狗的，猫狗本来是一家嘛。大家叫你是野猫，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就是啦，你今后注意一点有什么不好吗……”

“暗地里说别人的坏话，算不了什么光明正大！谁是野猫？谁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？这都是造谣！都是诬赖！就说刚

才捉的蚂蚱青蛙吧，这都是大家伙儿乐意帮助俺捉来的，俺强迫什么人啦？你猜想是你熟悉的那位队长，那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干俺什么事？你不问清楚，就说是俺欺哄你啦。实话说吧，要不是你今天捉了两只青蛙有情面，非跟你算清这笔帐不行！”小山东缓和一步说：“大树长得直不直，不是月亮能给照歪的，做人做得好不好，不是坏话能给说坏的！你有什么脸面背后说人，看你那伤口，你违犯纪律，玩枪走火，还差一点把别人打死了哩……”

小山东的经历

一场争吵好容易平息了。我看了看地上开始拖长的树荫，想了想今晚的投宿地，就催促小山东急急忙忙上路。路上，我对小山东开始多了一份心：杨春说他是只野猫，到处抓大家的脸……这些话是真是假？应该打多少折扣去听它？暂且不管它。不过，他第一次叫我在“等喜”的过程中，杨春说他虚张声势，平空给我加了个什么“长”字”。按小山东平时对“长”字的理解，这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现在，虽说蚂蚱、青蛙和小米饭香喷喷地装满了肚皮，脸上却热辣辣的，倒也像被小野猫轻轻地搔了一爪子！

前面的路，是日本侵略军轮番扫荡经常来往的山中大道。我们整理了一下鞋袜和行装，百倍警惕地踏上了它。但见沙土路上印满了日本侵略军的皮鞋脚印、伪军的胶底鞋印。路两旁是烧焦了的农舍家屋，被捆绑着倒地死去的农民兄弟……一幅幅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祖国河山的景象，刺人眼目。小